

漫谈未来艺术市场发展的增量



康斯坦丁·谢利哈诺夫 对话 青铜 1999年 中国美术馆藏

国内艺术市场兴起近三十年，与当初相比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经历过几次飞跃与调整，市场早期所具有的投资红利渐渐被消化，投资导向型的艺术需求慢慢演变为审美、收藏与消费的主线；随着规模越来越大和价格

的愈加高企，艺术市场似乎已难以出现明显的普涨和大涨或齐涨共跌的现象，即不太会再现2009年后那种爆发式上涨的行情了；当今投资艺术品的平均回报趋向于薄利，结构化成为市场常态。显然，内地艺术市场逐步进入到成

成熟。

没有了红利、普涨和大涨，还会有人收藏艺术品吗？未来的艺术市场将会怎样？

令人十分欣慰的是，伴随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大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发自内心喜欢文化艺术的人越来越多，喜书爱画者的年龄从幼童到老年，由职业到业余。而艺术收藏和消费的人群也一直在扩张中。人们似乎根本不用担心未来艺术市场的雄厚基础。从消费角度观察，若市场上对艺术品没有新增加的需求，而只是局限在原有消费群体内时，便成了存量市场。存量市场是一种交易量接近饱和的状态，此时的市场内部常面临结构化的调整。事实上，2012年之后一直处于调整中的艺术市场就属于存量状态。改变这种状态的出路在于增加市场新的需求、新的客户或新的资金，即寻求市场的需求增量。说白了，就是要有“新人”拿着“新钱”进入市场。有了新的增量，市场就会获得未来继续上行的空间。

艺术市场上一直不停涌现着新的需求，为什么仍难以再出现曾有过的普涨和大涨？这里有收藏群体的观念更趋理性，艺术选择更加挑剔的原因，也有市场价格高企引起“接盘者”对“价格恐高”的因素。如此避高就低，避此就彼，结构化的市场格局很难形成普涨的态势。根据目前的市场规模，大涨和普涨对增量资金的需求较大，而眼下的市场增量还远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如今新入场的藏家似乎十分理智和谨慎，他们习惯于投石问路，有选择地进行试探性购买，逐渐积累交易经验，这样形成的缓慢增量的确难以产生爆发性的市场行情。

市场上古代艺术精品的资源匮乏，遇到的要么价格很高，要么品质不精。同时，市场上还充斥着许多低附加值的艺术普品、价高质次品甚至赝品，到处出现供给效率低、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泛滥的市场现象。尤其在中低端市场上大量出现的仿古赝品，影响着新需求的进入信心与节奏。这也是资金难以快速进入传统古代板块的原因。

随着投资和收藏理念的转变，更多的人将藏品“进多出少”“只进不出”，因而形成高端精品货源更加紧缺的“恶性循环”；而新进场的艺术收藏者又不愿意高位接盘那些“大路货”作品，这些新需求常常带着新的价值判断，不像以前的藏家那样随意地遍地扫货；一些曾经交易十分火爆的领域，如当代书画板块，2012年以来一直“跌跌不休”，新需求好像对此也兴趣不大；近现代书画等原先价格较高的板块，除非为精品代表作和某些价值洼地，似乎也不被新资金所青睐。艺术市场结构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当今的市场需求更加趋向于多样化。30年的时间，艺术爱好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更多、更深的认知，喜好中国古代艺术品、工艺品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也包括众多新进场的藏家。实际上，近几年在高端艺术市场创下“天价”的古代艺术和工艺精品多是被“新钱”买走的。当古代板块的精品供给难以满足需求时，市场上及时引进了现当代艺术、西方艺术、潮流艺术、涂鸦艺术、数字艺术等新兴门类，弥补了市场上品种、数量缺乏的状况。而现当代艺术板块更加适应新一代年轻化艺术藏家的国际化与时代化的审美需求，尤其能吸引到那些

信息技术领域的中青年企业家、年轻中产阶级等群体的关注。

释放市场消费潜力的另一条出路就是多提供有效供给。那些价格不高、美观养眼、具有升值潜力的作品有助于促进需求的增量。得益于大众艺术审美眼光和判断力的不断提高，如今，艺术家的作品风格也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更加具有时代气息。内地的画廊与拍卖公司近年来更着重推出了一批批现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其新颖特色与创意，不高的市场价格，能吸引到新晋艺术藏家的关注，也对老藏家调仓藏品风格有着不小的诱惑。近年艺术品一级市场十分的活跃，画廊画展、艺术博览会、网络展览带货等都为市场增添着活力。尤其新兴科技和互联网也在推动艺术的创新，人工智能艺术、数字艺术、NFT艺术、元宇宙艺术等发展迅速，更受到年轻一代的关注。当然，由于新“科技艺术”的一级市场还在培育之中，人们对此的认知和验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让消费者对新生物快速产生情感并不容易，短时间内也许难以制造出明显的需求增量。社会上遍地开花、海量创作的当代书法、绘画作品十分有益于大众收藏、装饰和消费的普及，市场前景广阔；线上艺术品交易有助于继续推进中低端艺术市场的发展，作用不能小觑；这些对夯实艺术市场“金字塔”基础的意义非凡且深远，都将对未来艺术市场的发展提供经久持续的动力。笔者坚信，当内地艺术市场未来某一天出现普涨、大涨时，一定是在持续不断的需求增量推动下，那些艺术品与“普品”“大路货”的价格差别到了足够大的时候。（文/季 涛）

独特语言与实验精神——谈刘春杰的水墨艺术



刘春杰，南京书画院院长、金陵美术馆馆长，南京市美术家协会执行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国际版画研究院副院长、版画系客座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艺术硕士兼职导师等。国家一级美术师。

艺术家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就不会有创造力，提不出有说服力的观点，实践不出个人的样貌，产生不了独特的绘画语言体系。独立思考一直贯穿于刘春杰的艺术创作，他有独特的绘画语言。刘春杰向鲁迅学习其独立人格和精

神，南腔北调，嬉笑怒骂，针砭时弊。他用一种“接地气”的方式从日常中的人和事、物与景当中体味世态炎凉，再转换成他对艺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独立思考，无论是秉承木刻精神的以刀为武器的批判现实，还是毛笔的柔韧翻转、水色氤氲，都体现出同质的真性情，敢于实践、勇于挑战自己的精神气质。无论是前卫还是传统，是立体装置还是平面水墨，纵贯于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的是一种超越自我、打破既定艺术规范的独立创作态度。

刘春杰能以自由的心态去表现艺术，表达一种独立的超然和达观，体现出超越形似的真实，创造出独特的水墨语言，从幻化形式的多个角度来表达对真实的思考。在他的水墨实践中，物的形态不是确定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在他的泼彩实验中，进一步弱化了与早期作品中常见的文字对图像的解读和强化作用，而把创作的重心放在了某种模糊了形象的意象创造，一种偶发性的意境构造上。刘春杰通过色墨的不断点染和皴擦，虚淡化了形象的实用性特点，而着力在形式体验的营造上，形成一种新的审美意象。他创造性的东西合璧，在水墨中构建出新的二维半空间，并且在超边界的二维半空间内描绘出光影变化，这应该是水墨中的首创、一种新的语汇方式。



刘春杰 江天寥廓系列之十 37cm×72cm 纸本设色



刘春杰 日月同天 69cm×136cm 纸本设色 2020年



刘春杰 千秋纵横 147cm×77.5cm 纸本设色 2019年

刘春杰的水墨作品还呈现出“非视觉性”特点，正如龚贤所说：“唯恐是画，是谓能画。”画到无画处，方为真画。绘画是要实现对“绘画性”本身的超越。刘春杰描绘的是一种形的意象结构，而不是实际的形态。他融入了西方绘画的表现力，融入了构成、重彩，虽然消解了具体的形象，但不同于抽象艺术概念，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表达，是一种自我心相的外现。这种基于个体的追求是独立思考的总结，是他的心得。刘春杰的水墨实践，不是随心所欲之举，不完全是模拟大自然任何一个具体的风景，不是再现还原真山真水，而是从内心出发，重新组合，用内心宽广的气象统领大自然。

刘春杰的水墨艺术是一种具有独立文化精神的意象表达方式，具有独特的笔墨形式语言和艺术内涵的实验精神。诸多文化、社会、人性的问题在刘春杰的水墨和各种创作模式中都一一体现出来。这是刘春杰作品的特点，也是其绘画实践的某种价值意义的建立。（文/罗 凡）

感谢凤先生

吕凤子先生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座标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凤先生领衔筹建全国三大画院之一的江苏省国画院，确立了“出人才、出作品、出理论”的建院宗旨，载入现当代中国绘画发展史册的“新金陵画派”由此起步。在中国画、书法、篆刻创作以及中国绘画理论研究等方面，凤先生都是有突出贡献的大家，他学养深厚，呕心立言，画格书法，风骨奇崛，在现当代画坛上独树一帜。在艺术教育方面，凤先生的贡献更是不起的，他治学慎密，为人师表，卓识远见，博爱无私、曾经倾力筹资办学，培养了许多人才，最终将校产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他崇高而纯净的人格艺术品光耀艺坛，垂范后世。

凤先生的画风个性鲜明，一眼就能辨认得出。无论画什么，画里的构图、造型、笔墨、设色总是古拙简洁的。画里与构图有关的东西，总是刻意地少少许，往往仅以一前一后、一近一远、一主一辅作最扼要的搭配，意到即止，从不繁杂拖沓；画里与造型有关的东西，总是刻意地做减法，往往是花半枝、树半截、山半坡、人半身，多是点到而已，从不冗赘拘泥；画里与笔墨有关的东西，总是刻意地求简洁，往往三两笔写出此间扼要势态，随即抽身移行他处，从不纠缠恋战。好似秋风过后，略去了世间的缤纷杂陈，在我们面前展露开了一扇扇半开半掩的窗口，一组组删繁就简的缩影，一幕幕欲言又止的故事。

凤先生画里的造型重趣轻形，结构极为宽松，其外表朴拙，内质醇厚，自由随性而不失基本理法。他的造型能力显然属于“够用”的那一类，却在其高洁人格与宽厚修养的加持下，焕发出丕属于结构理法的超然神韵。他擅长画人物，笔运形神而趣味独特，画罗汉则奇形异相，画农夫则质朴沧桑，画仕女则恬静素雅，画孩童则乖巧天真。他画树石山云，线条苍劲凝厉，笔墨自由畅然，笔笔都似书法写就，处处皆显情真意切，传统文人画朗逸傲然之风骨法度，被凤先生演绎成了朴实、悠然、纯净、仁爱的人间烟火。我总觉得，凤先生的画格是在秋霜冬雪里修养成的，它们生得临风傲骨，像苍松、古柏、虬藤一般，甘愿处于寂寞清冷“不胜寒”之“高处”，在从容淡定、自在超然的同时，表现得 very 接地气，很有温度，总是怀抱着一副悲天悯人的大爱情怀。

凤先生的画多为阔笔写线，形憨意朴，趣味奇逸。他的用笔颇为随性，不事修饰雕琢，一派散淡逸气，看似“不修边幅”，却是斩钉截铁，彰显了与众不同的神韵形格。凤先生的笔墨语言倾向于粗略简拙的写意格调，与那些精勾细描、三矾九染的工细画法相比，难免显得有些“粗糙”，所以在许多人看来似乎不够“美”，甚至是有点儿“丑”的。在我看来，凤先生笔下的“丑”其实代表着一种被边缘的“美”，一种被嫌弃很久的小众之“美”。凤先生偏爱它，矢志不渝，宁愿坚守自己认定的孤寂苍凉之“美”，也不屑于用漂亮讨喜的脂粉来装扮修饰自己，坚定地用自己那看上去很不合群的笔墨，真诚、质朴、从容而独特地道出了秋的萧瑟之“美”、冬的清冷之“美”。虽然凤先生看似萧瑟清冷的笔墨，与那些花坡柳岸的距离远了一些、反差大了一些、亲和力少了一些，却是中国画语言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美”。

传统中国画经典向来崇尚境界高远、蕴含醇厚、取法独特的高品格，却从来都不会忽略荒野秃丘、残花败草、断崖枯藤中所呈现的“美”。花坡柳岸与萧瑟清冷各有其“美”，传统中国画的生态链中容它们同在，才丰富而完整，“天地大美”之“厚德”可以承载万物造化，只要心怀“大美”，“美”就无处

不在，爱“美”之心也因此而宽厚开阔了。我们的凤先生偏爱小众的萧瑟清冷，何其幸哉！因为有了凤先生，传统中国画中十分值得珍惜的奇崛野逸经典基因多了一脉纯净的传承血缘，让我们能够从一个比较近的距离，领略传统中国画水墨写意经典多元的自然信念、不竭的写意精神与宽厚的大爱情怀。感谢凤先生！（文/周京新）



吕凤子 静趣 147.8cm×40.5cm 纸本设色 1937年 江苏省美术馆藏

本版稿件由《中国书画》杂志供稿

本版主编 刘光 责编 宋建华 制作 刘雄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